

曦光

第四期

目 錄

湖南棉業改進問題.....

黃仁達

紀效新書研究.....

陳洛新
劉曉桑

我們的出路.....

黃舜知

一個東北人的日記.....

周常沛

國內外大事述評.....

陳俊藻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業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備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曦光社章程

- 一、本社由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同學會湖南分會組織之。
- 二、本社發行刊物定名「曦光」。
- 三、曦光之宗旨，在提高民族意識，啓發國家觀念，擁護中央領袖及地方政府，鼓吹生產建設與國防建設，指導自治，提倡道德，闡揚革命學術，創造民族文學，以促進訓政憲政之工作，而完成政講同學所受於黨之使命。
- 四、曦光之態度，在以正確忠實之研究，爲同學知識之交換，不載浮囂偏激之文字。
- 五、曦光內容包含下列各項：（甲）國內外政治評論；（乙）專門研究；（丙）大事述評；（丁）文藝；（戊）同學會會務報告；（己）調查；（庚）通信。但有時各項或不齊全，如「通信」；又有時或在各項外增入他項，如「專載」，「轉載」。
- 六、本社設社長一人，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人，編輯委員若干人，均由同學大會票選之。
- 七、曦光之文稿，除由政講同學供給外，並歡迎社外投稿，但須與本社宗旨及態度相合。
- 八、同學之稿，每千字酌給紙筆費五角或一元；外稿則每千字致酬一元至五元，或酌贈曦光若干份。倘有長編鉅製，特別從優奉酬，但最高額爲每千字十元。

投稿簡章

- 一、無論政講同學或他人投稿，皆須嚴守本簡章之規定。
- 二、投來之稿。須與本刊宗旨態度及內容相合。（本刊宗旨態度及內容見曦光社章程）
- 三、投來之稿，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每行字數須有一定標點符號亦佔一字，以便計算篇幅。
- 四、稿件請勿用紅水寫，勿一紙而兩面寫，勿橫寫，勿字太小而行太密。
- 五、文言白話不拘。
- 六、譯稿須將原文一並寄來。
- 七、投來之稿，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概不退還。但未登之稿，在五千字以上，且附足郵票，預先申明者，不在此例。
- 八、本刊對於來稿，有修改增刪之權。
- 九、登載之稿，照曦光社章程第八條所定辦法，酌給紙筆費及酬金。每月結算一次。
- 十、投稿請逕寄長沙水風井上胡家花園四號曦光社編輯室。

論評

湖南棉業改進問題

費仁達

棉花，屬於農業產品中的一種；就他的地位論，他實佔民生問題中衣的資源的首要地位；直言之，他是農業品中的一種主要產品。我們談到解決民生問題，首先不能不注意到棉業的研究改良和推廣，尤其是我們以農立國的中國，對於這個問題，更要特別注意。

我國產棉的省份，以山東、河南、江蘇、湖北、河北、山西等省為最著名。湖南雖然也是一個農產豐富的省份，調查他每年的農產品，除了穀米，桐茶油，和茶葉等類，每年尚有相

當的產銷外；論到棉花的產量，却十分的微弱；以前並不會見有湘棉銷行於國內各市場。以我們湖南濱湖一帶土質的肥沃，和各處綿延不斷的山地丘陵，難道都不可以研究改良實施植棉嗎？

湖南的棉業，從十九年成立棉業試驗場以來，一直到現在，已經有了七年了；他為着自身的立場，和為着自身的利益，他却能努力向濱湖一帶的肥沃地方，設法推廣；據最近兩年的調查統計，列表於左：

最近兩年湖南棉產調查統計表

縣	別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棉田面積(公畝)	皮棉產額(公斤)	棉田面積	皮棉產額
常德		132,096	233,476	65,126	61,174
華容		1,013,760	521,909	523,469	457,612
澧縣		1,466,573	1,738,431	225,966	247,024
桃源		238,694	507,536	156,672	156,433

曦光

第四期

湖南棉業改進問題

南京圖書館藏

安	鄉	387.072	660.680	89.936	91.313
南	縣	882.771	200.770	235.930	343.768
漢	壽	291.011	250.366	74.772	93.044
沅	江	175.313	138.582	89.285	104.682
湘	陰	278.938	420.400	52.224	57.295
岳	陽	610.996	630.600	476.160	542.211
臨	湘	350.208	334.040	298.598	359.644
臨	澧	80.056	109.278	90.032	7.818
石	門	57.285	80.392	13.025	8.591
慈	利	78.643	114.948	10.383	7.580
總	計	5,443.516	5,991.418	2,280.578	2,518.222

根據上面的統計表，我們湖南的棉作，確在逐年的推廣，棉花的產額，也確在逐年的增加；可許說是我們湖南農業前途的一線曙光，這點成績的表現，固不能不說是棉業試驗場的功勞。但是據上面統計表仔細一加考察，却發現了兩個弊病！

第一：本省的植棉，完全是屬於平田植棉；我們湖南，本是一個農業省份，肥沃的平田，當然是所望皆是，以這種肥沃

的平田種植棉花，當然是很容易繁殖的。但是棉田面積逐年的推廣，就不能不說是稻作的耕地逐年的遞減了。稻作關係民食問題，比較棉作自然是還更重要，以棉作而侵占稻作的耕地，這確是欺賓奪主，剝肉醫瘡的辦法。即就棉作和稻作兩者的利益比較來講，植棉的利益，不見得比種稻的利益大，恐怕植棉的利益，還不及種稻的利益多。在這一層的弊病，棉業試驗場

的同志，未必自己不明瞭，可是他們爲着本身的利益，和爲着急於要表現他們的成績計，故又不能不向濱湖一帶土質肥美的地方極積設法推廣，以求事半功倍，容易達到他們的推廣目的。至於他們對於稻作有不有侵占和妨礙；那是他們所不暇來計較的；這不能不說是他們的短視，他們是應該趕緊改變方針，顧全整個農業的大局，這纔可以避免棉稻利益的衝突。

第二：除了農田之外，我們湖南連綿不斷的，都是山地；其中間可以充農作物的耕地的，實在是不可以估量。以山地和農田比較，自然是農田肥沃，山地瘠薄。但是山地加以科學的研究改良，亦復可以變瘠薄爲肥沃。過去鄉土的老農，對於山地植棉，却也有良好的成績；比如岳州的山棉，和常德的子棉，這都是湖南的老農，對於山地植棉，在不知不覺的當中，所

育成的優良山棉品種。棉業試驗場既負了改進湖南棉業的重大責任，我們希望棉業試驗場的同志，切不要畏避山地植棉的辛苦和艱難；還要更努力的研究揀造培育山棉品種，作山地植棉的實際準備工作，勇往直前的向鄉村老農指導，實施山地植棉，使連綿不斷荒涼棄置的山地，都能變成棉作的大好耕地；庶幾棉作不侵占稻作的耕地，而稻作亦不攘奪棉作的利益，各有各的發展的範圍，各謀各的利益，這纔是整個農業問題發展的坦途。

我對於農業，原來本是一個老外，既不是一個農業專門學生，又不是一個實地工作的老農；因爲切盼農村的繁榮，和國民經濟的回復，所以不揣冒昧的根據前面那個統計表，作一個管窺蠡測，來和各位農業先進互相探討，這就是我的本心。

專著

紀效新書研究

陳浴新原著
劉曉桑改作

是編爲去年陳浴新先生在湖南省縣市行政人員訓練所區長班任教時之講稿。陳先生公務紛繁，無暇執筆，故原稿頗爲簡單。以余爲十餘年道義患難之交，故以充實之任相屬。改作以後，曾由區長班印出單行本，但僅有數百本，發給受訓各區長而已，外間絕少流傳。近來偶翻舊篋，得此稿本，重閱一過，不無微疵，因再加以改正，而付曦光披露，以冀流傳較廣，或足爲治兵學者之一助云。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三日，曉桑記於長沙旅邸。

前言

「紀效新書」是明朝戚繼光將軍所著。戚將軍是中國歷史上抗倭的第一偉人，其人格之崇高偉大已經值得我們景仰崇拜。至於他根據其抗倭的經驗，發為著述，與紙上談兵的大不相同，那更值得我們拳拳服膺了。

戚將軍在「紀效新書自序」裏說：「夫曰『紀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於法而非泥於法，合時措之宜也。」於今歷時數百年，仍然保有其應用上的價值，仍然合時措之宜，這是何等可驚的成功！這是個甚麼年頭兒？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為甚麼要通令我們習讀是書？青年戰士們啊！你們當省察！

當我們習讀是書的開始，想到了讀其書而不知其人是不可能的，因而我鄭重的錄出明史戚將軍本傳的前半部於此：「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為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用荐，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食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寧紹台三郡。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

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標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雁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殲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敵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鏡，參將牛天錫，又破賊甯波温州。浙江平，總光進秩三等。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温州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甯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會長營興化東南，互為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剿之。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

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台。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給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事；焚掠一空。留數月，破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爲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將浙江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者三千人。論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爲告謝郊廟，大行叙賚。繼光先以橫嶼功，進署都督僉事；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代大猷爲總兵官。明年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寧，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寧賊，斬賊三百有奇。尋與大猷擊走吳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未下者。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

大猷均爲名將，而果殺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騷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爲甚麼這裏祇錄出本傳的前半部呢？因爲「紀效新書」是戚將軍抗倭時所作，而他抗倭的史實就在本傳的前半部；至於後半部，那是他在薊邊練兵的記載了。

再則，全書的提要，我在這裏也要提一提；因爲我所編述，是要把書中各部化合起來研究，於原有組織的痕跡多半消失，所以不能不先錄出一個提要來，以存原型。這，「四庫全書總目」裏有一段現成的：「紀效新書十八卷，明戚繼光撰。……乃其官浙江參將，前後分防甯波紹新台州金華嚴州諸處練兵備倭時作。首爲「申請訓練公移」三編。所謂「提督阮」者，阮一鴉；所謂「總督軍門胡」者，胡宗憲也。次爲「或問」，題下有繼光自註云：「東伍既有成法，信於衆則令可申；苟一字之種疑，則百法之是廢，故爲或問以明之。」蓋明人積習，惟務自便其私，而置國事於不問。故己在事中，則攘功避過，以心之愛憎爲是非；己在事外，則嫉忌成功，惡人勝己，吠聲結黨，倡浮議以掣其肘。繼光恐局外阻撓，敗其成績，故反覆辯論，冠之簡端，蓋爲當時文臣發也。其下十八編曰「東伍」，曰「操令」，曰「陣令」，曰「論兵」，曰「法禁」，曰「比較」，曰「行營」，曰「操規」，曰「出征」，曰「長兵」

，曰「牌筭」，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經」，曰「諸器」，曰「旌旗」，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圖而爲之說，皆閱歷有驗之言，故曰「紀效」。……」

以下，我把書中各部化合起來，分爲七個部分來研究：一、責成；二、統御；三、訓練；四、號令；五、戰法；六、野營；七、守禦。我這研究方法對不對是一問題，有無掛漏又是一問題；但，至少是我個人習讀是書的一點心得，敢以公諸一切讀者！

一 責成

戚將軍治軍，最重視的是責成。他主張上頭很合理的責成他，他也很合理地去責成他的部下。前者的理由是：責成要專，事權才能統一，指揮才能如意，措置才能應手。後者的理由是：責成要密，關係才能連鎖，死生才能共同，動作才能齊一。

關於前者，他在「爲請專任責成，殫瘁心力，大振久沿海防軍伍，以圖補報」的公移中說：「……台海一帶，遠在浙江一隅；將權獨當一面，勢甚可爲。……合無假職一方便宜之權，凡利有所當興，弊有所當革，悉容職隨時制宜，次第修舉，與兵備道計議允行。一應掌印操陸管軍官，悉容職務在

得人，一面因才授能，隨時便宜更置，一面疏名分巡兵備道會詳請用；及別衙門有所更置，職境沿海管軍官亦必行職查覆。其措置之要：一曰首正名分，使指揮千百戶旗軍丁舍，秩然有序；而衛所之號令，必行於上下。二曰拿治剝軍貪官，以蘇久困之卒，使士氣漸裕。三曰重治刁軍刁官，使衛所之官敢於任事。四曰禁所伍越序文移，無印白呈，以肅軍政。五曰諭以忠義，厚恤戰亡，以勸親上使長之念。六曰清磨戶口，均編差役，以養荷戈之力。至於追躡出外，跟官清查，影射役占，操練鼓舞，身先教習，凡可以充實行伍，激發士氣者，悉聽職隨機轉環，不必拘定常格，多方以振飭之。如遇事體重大，聽會兵巡道施行。而有司軍糧，按月徵放。如此，而二年之外，使沿海官軍不能堂堂一戰者，皆職誤國罔上之罪也。如蒙允諭之後，定知謗譽盈篋，積毀銷金；然世豈象臣子，分在馬革裹尸，成敗利鈍，豈足暇顧？……」是的，唐代九節度之役，雖有郭子儀在內也不能救其敗，就是責成不專的原故。馮唐說漢文帝雖有李牧廉頗也不能用，正是因此感慨。「聞以外將軍主之」，已成千古名言；戚將軍所要求的，也就此在。

關於後者，那就是他所嚴定的連坐法。「陣令」篇說：「凡戰間，賊遺財寶金銀布帛器械之類，此誘我兵爭財，彼得乘機衝殺。……如遠令圖財，致兵陷沒，或賊衝突得脫；搶

財物之兵不分首從，統哨官均以軍法斬」又說：「凡伏兵遇賊不起及早起者，領伏哨隊長通斬；各兵扣工食給恤，仍通緝打，如正兵見奇兵伏兵已起，不即回應者同例。」又說：「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諸斬。陣亡一人，即斬獲真賊一級，八人免罪。亡一得二，八人通賞。哨隊照例。」又說：「凡當先者，一甲被圍，二甲不救；一隊被圍，本哨各隊不救；一哨被圍，別哨不救；致令陷矢者，俱軍法斬其哨隊甲長。」又說：「凡一人對敵先退，斬其甲長。若甲長不退而兵退，陣亡甲長，從厚優恤，餘兵斬首，若甲長退走，或各甲諸退走，斬其隊長。若隊長不退，而甲下兵退走，致隊長陣亡者，厚恤其隊長之家；本隊兵各扣工食二個月，仍給陣亡隊長家領用；隊下甲長俱斬。若一哨下各隊長之兵俱退走者，斬其哨長。如哨長不走陣亡，而隊兵棄之退走者，斬其各隊長；兵通罰工食二月，恤哨長之家。若一哨官之兵。與哨官俱退走，斬其哨官。如哨官不走，而哨長以下甲兵退走，斬其各哨長；兵通罰工食，給恤哨官之家。由是而上至把總領將領兵等官，皆照此一體連坐行之。凡所謂罰工食者，仍以軍法緝打，不死而又罰其工食，非止於罰工食而免也。凡所謂恤其家者，不止於罰兵工食以恤之，仍有題奏糜子世襲之恤也。」又一論兵」篇說：「凡兵逃走，同隊之人各緝打，分一半監錮，分一

曦

光

第四期

紀效新書研究

半保拿；如不獲，各監一年，通扣工食另募。」又「法禁」篇說：「凡器械不鮮明，專罪哨長；號令不明，專罪把總；武藝不精習，專罪哨官；逃走奸盜等事，不詰首，專罪隊長與同隊甲兵。」又說「凡責成之例，不拘平時臨陣，凡遠誤，遲玩，畏避，退縮，器械，事犯：等項，每甲三人以上，連坐甲長；每隊一甲以上，連坐隊長；每哨一隊以上，連坐哨長；五分以上，連坐領兵官哨官。」諸如此類的話，無非要把對於部下的責成層層加密，像在一個紀律的鐵網中，使你再乖覺些也無法卸責，非咬緊牙關負起你應負的責任來不可。這種連坐法，國民革命軍也曾行之而有效，就是從戚將軍的遺教中得來。

一一 統御

戚將軍的統御法，與一般論統御的軍學家也沒有甚麼不同，無非是恩威并濟，賞罰嚴明，看去好像平平無奇。不過，戚將軍不是空口說白話，他能夠行之以誠；就是說：他能夠誠誠懇懇的考慮周密之後，講到那裏就做到那裏。

他在「或問」中說：「……好生惡死，恆人之情也。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衆人悉之輕其死以求其生，非果於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爲惠

七

；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爲威爲罰。……」又「東伍」篇說：「……遵令奉法，臨事用命，所以成天下之功，辦天下之事，雖小而家人父子里邑之細，畢竟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自行永守，保無敗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於孝子若也。子之聽命於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於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况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是以必須恩以佐使其威嚴，庶威嚴爲之畏而有濟；不然，則威之反爲怨，嚴之反爲敵矣。如載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載者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這些話，似乎是一種白紙黑字的帶兵哲學；但是，威將軍親自做了這哲學的實踐者。

我們看他當時對於慄悍難馴的義烏兵是怎樣統御的，就知道那是他實踐他的帶兵哲學的例子。「或問」中說：「……粵自己未冬初集之。其在平時也，用破格之號令，施極重之賞罰，嚴如霜雪，以立威信。或以教場中行臨陣事，或以談笑間陳刀斧威。其所以佐威信之必行而無他虞者，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以共跋涉，或夜宿隊伍之中，或出其私積之物；雖士卒一尺之器，亦親經較驗，而身先習之，爲諸士倡；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時刻無或少怠，雖累勝之卒

而馭之更百倍於未勝之先也。夫方寸之微，出入無鄉，一少恃其舊氣，便着障根，以漸變去，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未嘗無百戰百勝之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及於用兵臨敵，……給信票口令以進於敵所，未陣而恐其遲，及陣而恐其瑕，交陣而恐其誘，既勝而恐其驕，精神心意舉無不流通於士卒敵人之間。而凱收之餘，又復如解衣以收亡骸，出帑以恤孤嫠，重其鋒鏑之賞，而明其連坐之誅；雖大敗中亦有必賞之士，大勝中不無行刑之人。隨查其心志氣之利害處，從容鼓盪之而決其機。……」威將軍義烏。所以能成爲恆文節制之師，而無敵於天下，這不是統御得當的功效嗎？當時別處將領也聞風興起，爭着募用義烏兵，就紀律廢弛，勝敗靡常了，這不是他們的統御手段不如威將軍那樣行之以誠嗎？

他在「諭兵」篇裏，還有說得更明顯而懇切的話：「凡賞罰，軍中要柄。若該賞處，就是平時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要賞，有患難也是扶持看顧。若犯軍令，就是我的親子姪，也要依法施行，決不干預恩讎。」後來畢竟因爲臨陣回顧，斬了他自己的大兒子；這種言出法隨的精神，比較孫武子斬吳王闔廬兩個寵姬，司馬穰苴斬齊景公寵臣莊賈，是有過之無不及吧？因爲別人的寵姬寵臣，到底不是自己的骨頭肉呀！當帶兵官的人能夠有這樣大公至誠的態度，便是頑石也要爲之點頭，野獸

也要爲之聽命，還有甚麼帶不好的兵呢！

三 訓練

一部「紀效新書」，原爲練兵而作，無非處處講的是訓練。其中「操練」一編，更講得縝密周到。「或問」中說：「……平日十分武藝，臨時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天下無敵；未有臨陣用盡平日十分本事，不能從容活潑者也。諺云：『到廝打時，忘了拿法。』兵豈易言哉？……」戚將軍之重視訓練，在這幾句話中就看得出來了。

戚將軍關於訓練的主張，最重要的有如下的幾點：

第一選兵，必須選胆。「東伍」編說：「……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爲準。何則？豐偉而胆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胆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盡乃失其故器，常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胆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除己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他輩爲己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胆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與言至此，則吾人選士之術荒矣

！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不亦可乎？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胆大。』是藝高止可添壯有胆之人；非懦弱胆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胆大也。惟素負有胆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尙可以教習，必精神力貌兼收，三者兼收，又不若憑各親識鄉里哨隊長舉首；蓋渠皆生長同閭，觀其所忽也久矣。此又不可以憑選者之目也。所奈此數者，皆選兵之一籌，而必胆爲主，胆之包在人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於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

第二，訓練須注重於操心練氣。「或問」中說：「……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於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閒居坐睡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冗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樽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難。能操而使其氣性活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秉畏兢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爲操之害，何則？謹謹放野，似性氣活潑；懈言不振，似心有兢業；爲將者辦此爲急，知此可以語韜鈴之秘矣。……操之於場肆者，不謂之操，所謂『筌蹄』也；而兵雖靜處閭閻，然亦謂之操，乃真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測！神乎神乎，元

之又元！此聖賢之精微，經典之英華，儒者之能事，豈尋常章句之可擬耶？况諺之曰「弓馬粗材，武夫血氣之技」。烏乎可？」

第三、主將必須精通武藝。「或問」中說：「……主將固以司旗鼓調度為職，然不身履前行，則賊壘之勢不可得，衆人之氣不肯堅，前行之士得以欺哄避難，而逆誑莫可辨，斯賞罰不能明，不可行也。如欲當前，則身無精藝，己胆不充；謂習藝為不屑，可乎？及其平日也，士卒乃以藝而勝敵者，非有督責，愚人不知為防軍立功之本，既多怠逸，如欲教閱，必須憑左右教師以定高下，便致教師得以低昂其間，為索詐之計，士心即不平，學技即不真。……况為將之道，所謂身先士卒者，非獨臨陣身先，件件污處要當身先；所謂同滋味者，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平處時亦要同滋味；而况技藝，豈可獨使士卒該習，主將不屑習乎？承平以來，統轄之子，聞一戎裝則面赤如丹，執銳則慚笑莫禁；為主帥者，苟能一身服習，而凡下我一等者，將焉敢慚愧惶惑，赤面動心？誰不曰：「位勢如彼其尊，威令使我奔走者，尚如此，我又何疑怯而不屑？」使知披執非辱己之事，醒然為當然之役，而良心矢發，練武如林矣；孰謂一技一藝，非主將之可屑為耶？分門習技者，士卒；而所以難其長短，隨其形便，錯而用之者，主將也；不習而知之，臨

時焉能辨別某器可某用，某形用某器，以當前後？臨時不知用，蓋由平日不能辨別精粗美惡之故也。及或托之章句中，不知器技之用者，造之付與士卒，無異閉目念文，到底不識一字，如此則器技必不精。晁錯曰：「以其卒予敵也。」斯言可不信乎？主將又可以為一人之敵而不屑乎？平時器技，必須主將件件服習，以兼諸卒之長；既習則能辨。又須件件親詣，親手看試過，方可付士卒；勿謂我有捷法，百件之中抽其二試之。此是三軍性命所係，國家地方安危所關；設有一件欠精，臨事一人先失，大衆被累。勿謂我有抽看之法；而造者不測，便不敢草草。勿要顧惜威重勞冗；而試較不全。萬分叮嚀告囑！

第四、帶兵官要詳知每個兵士的個性能力和生活環境。「或問」中說：「……每十人為一小隊，即伍也，置立木腰牌各一面。四伍一哨，即大隊也，腰牌一面。每官方色腰牌一面。各內應開姓名，另圖牌式於前。仍查軍律，參酌人情，定立軍法若干款，緊要者油印於牌陰，稍緩者并前令通刊為一部。如一隊之長，須知十人內某貧某富，某強某弱，某在某往；一呼之間，一名不遺；一見之間，逐名俱識，大而百人之長，千人之總，偏裨大將，各以此考之；足辨兵士情意，教練之勤惰也。務使人有管鮑之知，方可望其同心戮力之戰。」

第五、要因人授器。「束伍」篇說：「……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刺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莫無分辨，一概給之。如藤牌宜於少壯使健，狼筈長牌宜於健大雄偉，長槍短兵宜於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苟一概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減，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龜息，以蔽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於鋒鏑耶？若筈狼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老成成，立於前行，以爲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哉？……」於是乎他說到各種器械之用法，如牌，如筈……等等，以至於射箭，打拳，都不辭千言萬語地及復說明。這裏，祇介紹他的一段長器短用說，和一段短器長用說，也就足見我們的威將軍對於訓練器械一事的精明了。「長兵」篇說：「夫長器必短用，何則？長槍架手易老，若不知短用之法，一發不中，或中不在吃緊處，被他短兵一入，收退不及，便爲長所誤，即與赤手同矣。須是兼身步齊進。其單手一槍，此謂之孤注，此楊家槍之弊也，學者爲所誤甚多。其短用法：須手步俱要合一，一發不中，緩則用步法退出，急則用手法縮出槍桿；彼器不得交在我槍身內；彼自不敢輕進；我手中槍就退至一尺餘，當可戳人，與短兵功用同矣，此用長以短之祕也。至若弓箭火器，皆長兵也；力可至百步者，五十步而後發；力可至五十步

者，二十五步而後發；此亦長兵短用之法也。長則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萬殊一理。」這是長器短用說。「短兵」篇說：「夫叉鉞，槍棍，偃月刀，鉤鏃，皆短兵也。何則？彼之槍一丈七八尺，我之器不過七八尺。若如浙江叉鉞之法，俱手握在頭下，其手外頭柄道不及二尺長；一棍不過六七尺，又欲兩頭雙使，而兩手握開，所剩棍頭不過尺餘。彼之長槍，閃閃而進，疾如流星，我就精熟，只能格得彼槍不中入我身耳。及其我欲進，則彼原進我叉內不深，一縮又復在外，我不得攢定彼槍使無反手，如何敢進？如此，終日我無勝理。短兵利在速進，終難接長，持久卽爲所乘。必如總戎公俞虛江之法，則所執叉棍鉤鉞，皆有六七尺在外，彼若以長入我，必須深進五尺，被我一格打歪，卽用棍以連打之法，下着在長兵上，流水點戳而進。彼先進我五尺，我一進又有五尺，是得一丈之勢矣；被我連打，勢不得起，欲抽脫去，豈能使抽一丈？一入長兵之內，則惟我短兵縱橫，長兵如赤手同矣。藤牌腰刀，本短中之短也，面必用標槍，亦卽短兵長用之法也。夫藤牌用標，非取以殺人，蓋彼以槍器持定，我牌無故不得進，故用標一擲，彼以顧標而動，我則乘勢而入；彼若不爲標所動，則必爲標所傷，我亦有隙可入。短兵長用之法，千古奇祕，匪欺人也。」這短器長用說。

第六、要提起兵士接受訓練的興趣。「或問」中說：「前兵既選充足，輪進教場，將官逐照常操，教習格式，忘法勢分，各隨所長如法逐名教誨。務使人知習服器藝之樂之益，欲能不能，非止爲答應官役而爲之。恩威兼著，情法相融；中有梗玩者，重治以警其餘。……」

第七、爲普遍訓練計，反對選鋒的辦法。「或問」中說：「……有事之際，又復立名選鋒，帶哨隊內抽其勇者強者湊合而發。咸知兵無選鋒之慮，獨忘臨敵易將之危，人心忽更，不知所屬，行伍分離，上下易置，已難責成；至於功不能成，則是藉口之柄，此其所以積兵徒久，而烏合如初也。合無今後各官所部兵馬，但遇調遣，不必分其強弱，止將所部官職名書牌調發。彼既任教練之責於平時，而臨敵失律，必無詞以他諉；且知其終於自任，而亦皆殫心力於教練鼓舞之日也。……」

第八、訓練首先要揭示官兵的注意點。在「操練」篇中層層次次的辦法非常說得詳明。而劈頭第一事便是「發放」，這不啻是提出幾個簡單的口號，以喚起全部官兵在受訓時對於重大事項的注意；這種方法，在訓練上有提綱挈領之效，是很重要的。威將軍所規定的「發放」是這樣的：「……中軍官叫官旗上來，兩邊齊應一聲，自卑至尊，由隊長從下擺起，務要行次疏置齊均，各官旗依次跪下，中身官執發放牌，高聲發放云

：「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步閑進退，手習擊刺，萬人一心，惟將令是聽，違犯的軍法不饒！」每一句衆應一聲。……」

威將軍關於練兵的主張很多；若從「紀效新書」讀到「練實紀」，那更是多而又多了。這裏，不過祇以「紀效新書」爲限，而提出他的幾個比較更重要的主張來說說而已。

四 號令

軍中號令的重要，是誰都知道的。在明代嘉靖中，各軍號籍敗壞已極，到威將軍手中才把這類勢挽回轉來。他在「諭兵令」中曾經很痛切地說：「凡軍中惟有號令，一向都被混帳慣是以賞也不感，罰也不畏。我今在軍中，再無一句虛言與了；凡出口就是軍令；就說的差了，寧任差到底，決不改還你們但遇號令，金鼓，旗旛，是聽，是看，是怕；不可還指。望不使處，又告有改移，或望寬饒。『將無還令』，此在口之常談。你們豈不知宋時北兵稱岳爺軍曰：『撼山容易，撼他一個軍難。』只是個畏將法守號令之驗如此。……」又說：「凡軍中要緊的第一件，只是不許喧嘩說話。凡欲勸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許說話，但開口者，都要着實重處。夜間尤其切禁。……」

其他又特爲號令而著「操令」一篇。篇首說：「竊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戰百勝者。但令新集生兵，春汛逼近，一切戰陣法令若逐次教來，何時是熟？今時緊要，必不可緩，各便宜簡明號令，合行刊給。各於長夜，每隊相聚一處，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務要記熟。凡操練對敵，決是字字依行。各讀記之後，聽本府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各兵有犯小過該責打之事，能背一條者，免打一板。……」正文第一條說：「凡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祇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止，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個眼，共作一個耳，共作一個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以下就逐條規定各種號令的方式，非常簡易而詳盡。例如其中有一條說：「凡旗幟，各兵認定各總哨顏色。但本總旗立起，即便收拾聽令。若旗左點，則即左行；右點，即右行；前點，即前行；後點，即後行；隨旗所指而往。

本總旗收捲在地，即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雖天神來叫移動，也不許依從擅動。夜看高照火鼓，與晝一般。」這種號令的方式是何等簡易！雖然是一些陳舊的方法，然而當時將領能像威將軍那樣實幹的却不多。

他認爲還不夠，又特著「旌旗」一篇，作了許多旌旗金鼓的圖說。在篇首，很沉痛地說：「名將所先，旗鼓而已。近見東南人不知兵旗，無法制，率如兒戲，或輕難視遠，或重難執馳，方色混雜不辨認；而臨陣分合更與旗無干，聽兵用手逼唇爲哨聲，却以旌旗爲擺隊之具，金鼓爲飲宴之文。至有大將名胃，而亦烏合縱橫，一聽兵士紛沓，一隊數色，一陣數令，以勝負付之自然，以進退付之無可奈何；吁！可勝嘆哉！予故不得已而繪此煩文，以取譏罪，亮之亮之！」

再則，號令的一層一層按着節制傳下，他也有明白而嚴格的規定。「法禁」篇說：「凡遇傳示號令，巡視旗止傳各領兵官，領兵傳與哨長，哨長傳隊長，隊長傳甲長，甲長傳各兵。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者，常操遲誤打四十棍，臨陣軍法施行。」又說：「我一人，你們三四千，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我有事分付，只是傳與把總哨官，把總哨官須要一一傳有與哨隊長，哨隊長須要一一傳說與兵勇。若是分付去，一時記不全了，還許來問我，我再說去分付。他若傳說不明，或忘了

不來再問，聽我條於隊內抽取數兵來問，若問稱不知，挨查隊長；隊長不知，挨查哨長；以次挨到把總；各傳不明，軍法重治。」

自風後以來，兵家的書也不少了；對於號令旗鼓講得周詳的，恐怕是以「紀效新書」爲第一吧。其中如旌旗圖說中繪着二十八宿之類，也許有人疑爲不經；須知那是有兵列位置的道理，並不是如小說上所謂「六丁六甲」「黃巾力士」。

五 戰法

世皆知戚將軍有鴛鴦陣，是他在戰法上最大的成功。「操令」篇說：「鴛鴦陣乃殺賊必勝屢效者，此是緊要東伍第一戰法。今開式於後：二牌平列，狼筈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槍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筈；短兵防長槍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於後，緊隨牌進。交鋒：筈以救牌，長槍救筈，短兵救長槍。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鴛鴦陣還有許多變化，如變三才陣之類。這種戰法，的確是戚將軍獨發之秘。但是，戚將軍的戰法，卻不僅在此而已，假如說鴛鴦陣就是他的戰法的全部，那又錯了。

他於一般的戰法，也曾有過說明。「或問」中說：「……今照前營已定，如賊來衝，或二三人，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息鼓，器械俱偃肅不動。待彼衝到六七步內，亦不動；賊必退去，漸益復來。如加至百十以上，砲手依照對敵次第，俱隨牌立於壕岸高土之上，如令打放。空者復裝，砲者續放；放者方裝，裝者又發；如此，則雖終日砲放不乏，必無放盡而無砲之失。弩射手坐於岸土之下，間名准射，射者後續，亦不歇。再至十步之內，方才長牌聽鼓堵牆而進，槍刀短棍夾牌而入，大營相應，金鼓火炬，此節制正戰也。戰間翼擊以分其力，遊伏以疑其事，出奇以乘其衆，更番妙處，俱在臨時制變，將所自出。」在一般戰法中，他對於齊頭並進的戰術尤其是堅決主張的。「或問」中說：「……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熱，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槍截來，叢槍截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衆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他認爲戰法是動態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他主張因時因地制宜。「或問」中說：「……如東伍之法，號令之宜，鼓舞之機，賞罰之信，不惟無南北水陸，更無古今；其節制分數形名，萬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陣勢之制，特因浙江一方之

地形，倭賊出沒之情狀，以形措圖，……隨敵轉化；苟用之異地，是誠難免讀父書之憂也。……夫倭性疑，疑則遲；兵臨之時，我若進而制，彼若先不預聞，便不就合，我得易於分布。余數年百戰，但見諸賊據高臨險，坐待我師，只至日暮，乘我惰氣衝出；或於收兵錯雜，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銳氣，盛以初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絲，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善磨刀槍，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形持久，便爲所怯。余所著操練圖令內，切切分詳退兵之法，諄諄面諭鴛鴦陣勢速戰之條者，良以此也。若夫北方原曠，地形既殊；兵馬動以數萬，衆寡亦異；馳如風雨，進不能止，豈可以此用之者耶？……」

唯其他認爲戰法要因時因地制宜，所以他在浙江抗倭，發明鴛鴦陣，分合法，與夫布城等等，都爲歷來以大河南北爲對象的前代兵家的戰法所無，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鴛鴦陣已在前面說過。分合法是甚麼呢？「或問」中說：「南服之地，水田畦徑，至稻青可縈紆，途路寬者不過五尺，小者一尺，僅容側足，皆水田茂禾深稻難行，三五人即塞。往往用兵千數百人，密相蟻附，一路而行，一遇敗衄，前後擁迫；蹂踐落田中者，復爲田港水泥所阻；往往失事甚大，蓋由不知分合故耳。然徑多路紛，須分兵數道，大張其疑；照號令如有

路若干則分若干枝，務盡占其路，使我之衆疎而不斷，密而不雜。單行牌後，各赤下體。遇賊，則正面徑上者，牌立不動爲迎敵正戰，赤體者下出田中；分合變化，出入伸縮，令各以便，俱不羈稟於中軍，聽隨前隊官長主張。若進止大規，統於中軍之總號令，各兵又聽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

布城又是甚麼呢？「諸器」篇說：「夫南方田水地界，雨濕不可用車，我兵卒然遇敵，緩急無家可依。賊習洞見，知我無拒禦之備，故敢盡力向我；一遇奔潰，全軍退走。其布城之法，不惟緩急可恃，且足張疑；使賊忽然舉目，無中生有，眼前皆是遮映，造次便不得知我立此主何意，且不得便知我布裏虛實。外既立有拒馬蒺藜以爲禦，而復有布城遮映，至有誤爲眞城者；緩急之間，便不敢輕易近我營壘。如果賊人瞭料其情，我已備之久矣，鳥銃俱向城而伏。賊如來敵，必須先取去我蒺藜拒馬，攻取之間，彼外不得視內；而我可由布城視外，便打銃戮槍射弩，無不便宜；一絲之限，足類金湯。如賊亦打銃，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一牀於布城上，又可禦鉛子矣。」

這裏不過略舉兩個例子；其他關於戰法的，在全部「紀效新書」中是隨在皆有。即如「水兵」一篇，關於水上戰法，這裏連一點也沒提到哩。而況，那中間，戚將軍還發明有許多新的兵器，戰艦。

六 野營

當威將軍的時候，野營這件事大概沒有其他的人注意過，因而貽誤不少的戎機；所以在「紀效新書」裏，劈頭第一篇，威將軍於「爲處練陸兵以便圖報」的公移中，對於這件事就痛切的陳說：「……水陸之兵，險易不同；戰鬪之間，利害尤別。其水戰固爲不易；至於陸戰，鋒刃既合，身手相接，彼死則此生，勢不俱存。又況浙江俱係赤體赴敵，身無甲冑之蔽，而當慣戰必死之寇；手無素習之藝，而較精銳熟巧之技；行無齋裹，食無炊爨，戰無號令，圍無營壁；窮追遠襲，必寄食於逆旅；對壘拒守，必夜旋於城郭；而今不得不然也。爲今之計：必隊設火頭行鍋，負之以隨軍；身帶乾糧齋裹，備之以炊爨；兵有營壁器具，立之以相持，宿飽於野，庶爲有制。故本職意以必用先創營壁之法，退則後方可恃以更番，進則對壘可恃以無虞。……」又他在「或問」裏，有一段「下夜營說」，也講的是這件事：「照得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圍戰，至夜復又餓奔二三十里之外人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曉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黑夜預設奇伏，轉移流突；自昏至旦，五十六十里有之。我兵及明，尋覓賊所，行疲氣怠，又有未戰而已過其賊伏者有之，往往取敗。再或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

以我勞之不及謀，賊逸而伏多巾。爲今之計：夜營既熟，復有炊爨，宿飽於野，過敵卽與晝夜相持，遇倦以奇遠之，遇暗以死士乘之。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所守，不得與我戰；竈炊無所，餓竄必矣。犄角上策，無出於此。……」

他又在「行營」篇中，特寫一個「劄野營說」。他認爲：「野外屯劄，對壘列營，晝地以守於前，樵蘇以繼於後，夜防警襲，晝給行陣，其役也勞，其事也險；使吾氣常銳，戰守兼舉，吁！豈易易哉？」因而他具體地規定了劄野營的辦法若干條：其中如汲水，買菜，採樵，登廁，夜間警戒，伏路軍，夜間報事，禁止無故非時出營，盤詰奸細，夜傳暗更籌箭，遇敵夜襲不許喧言妄動，夜間斷火，夜戰燃炬法，夜營號令……等等，無不規定得很細密。都很重要，但因篇幅太長，未錄。

關於野營的其他規定，也還不少，茲畧舉數事於下：

例如有時野營利用村莊和小市集，就在「諭兵」篇中有這樣的規定：「凡征住地方，每隊十二人，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許相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卽分對門或間壁，不許攙隔。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哨在一街，一營在一隅，各營不許相混，各哨不許相混，各隊不許相混。及行營擾越前後，非令先行先歇，途中下路，一體

連坐。哨隊長若解手，許同隊一人立在道傍；候畢催上，不許過二里。」

又例如標記暗號，在「行營」篇中也有規定：「凡分兵數道，臨發時，務各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分晝夜，各即駐隊，互舉原定記號以辨真偽。」

又例如野營戒嚴，在「諭兵」篇中規定如次：「凡立成營盤，即是人家牆垣屋舍一般；若人家不謹門戶，及容人牆上扒走的事，有也沒有？但向營出入者，不拘何官何人，定要由門，奉號令方准放出照入，決容不得各處攔攔攔出。如行路時，決不容別人兵馬，閑人穿路，與同路混行；倘是賊假的，却不被詐劫了營盤？此一節又至緊至緊。……」

又例如遺落器械什物，在「行營」篇中也規定着：「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

又例如對於行軍宿營軍風紀的巡視，在「行營」篇中規定：「凡軍行定，委巡哨官生二員；止宿，委巡視官生二員，差巡視旗十面。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實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依法究治。」

此外，與野營有連帶關係的，一切行軍上的規定，也有很

多。例如「行營」篇中關於患病醫藥的規定說：「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驗實，隨即稟明給文，送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又關於行軍落伍的規定說：「凡傍哨後哨，見有乏弱人馬不能前進，或在路傍潛藏者，隨即收送中軍，不許私自縱放。」又「法禁」篇中關於乾糧的規定說：「常日每一名，各將米二升炒黃包裹，一升研為細末，一升另包。麥麵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煤，一升蒸熟，六合用好燒酒浸，晒乾再浸，以不入為度，研為末，另包。行軍之際，非被賊圍困至緊，不許用。出兵隨行忘帶者，如失軍器同。」又「行軍」篇中關於偵探的規定說：「凡爪探夜不收，爪探不的，聽人言語不清，到賊所糊塗欺詐，因而誤失軍機者，軍法從事。若傳報違期，集兵遷延，以致誤事，罪同。」諸如此類，這裏也不能一一列舉。

七 守禦

軍事也和政治一樣：玄齡善謀，如晦能斷；自古以來，善戰的未必能守，善守的未必能戰。所謂「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將才，的確是不多見的。有明一代，我們不數徐達常遇春之流，却不能不佩服百戰百勝的威將軍之對於守禦方法那樣講

究得周密詳盡！

威將軍的守禦方法分爲兩部：一是守哨；一是守城，合成爲「守哨」篇，還附有一些圖說。

關於守哨，他說：「……衛所烽墩，爲邊防第一要務。近來該管陸路官員，多不曉此；每遇考選是任，便爲閑散之局。甚至廢棄職守；或臺墩不修；或器械不整；如軍士偷安畧無懲究；寇犯地方，則烽火之號不傳；船隻在海，則聲息之警不報。萬一失事，甘受參提。殊不知懲沸湯者吹冷盞，傷弓之鳥驚曲木，自能省此，便當寒心！豈可玩歲愒日，甘蹈如前？及查松門桃渚衛所，原設烽墩；有遠在外海，而軍士藉此偷安，如獅子望火樓等處是也；有置於內地，而遇警瞭望不及，若盤馬烏沙浦等墩是也。已曾舊有行令：墩軍於近海去處，照依海戶搭蓋繪架一般，上則用草苫爲一廠，各置守瞭器具，每墩每日輪軍三名，遇有賊船出沒，晝則扯大白旗一面，夜則放砲起火，在墩軍接警傳報。如在外海遠墩，每每密切差人查閱；彼時地方廣闊，未經覈實，而奉行者十無一二。即今風汛正臨，海洋賊船叵測，內地安危，居民趨避，兵機預備，城池警守，均當責在一墩之司；一墩失報，則地方貽害萬萬矣。爲今之計，除行取各衛所管墩官軍前來，本職面授烽火方畧形式號令使各遵守外，所有條例報警事宜，擬合申飭通行。……」接着

，他把每個墩墩的人數，什物，器械，和所謂「繪架一般」的草架法，都規定下來。再，就是墩墩報警的號令，墩軍號火走報的軍法，查點墩墩的法式，墩軍守瞭的方法，通通一條一條加以規定。文長不錄。

關於守城，他說：「……風汛迫臨，海警叵測，捍禦之方，惟在戰守已。該本職見在操練標下官兵臨機調發外。但查各衛所城守無法，每遇寇至，則倉皇失措，或至掩襲不備。甚者守禦無法，無警之時，晝夜耗人精力，及至五更，往往倦怠失事。是皆已往之咎；而事豫則立，正宜先機分布。夫守城之法，惟蓄養精力有餘，而賊來貴在遠知預備；其遠知預備之責，又在陸路。但伏路官軍，亦多因襲舊套，虛應故事，緩急之間，全無實賴；均合示授方畧號令，以嚴責成。……」接着，他把派守城的規則，守城該備的器具廠屋，守城的號令，守城的軍法，應備的什物；與夫伏路軍的交代，什物，號令，軍法……等等；也通通一條一條加以規定。文長亦不錄。

守哨，是兵丁的責任；守城，却是軍民共同的責任。威將軍的命令是這樣說過：「……仰本衛所官照牌事理，即照發去圖式號令條款，將本衛所旗軍丁舍人等，止除出海墩陸人役不派墩口外，其餘自舉監生員致政供貼雜差及應襲以下，盡數照依後開條件圖式，或四名一墩，或三名一墩，或二名一墩。

……大約以一城人丁，衆寡通融，不必拘泥原分窩舖。……
……」這種辦法是天經地義的。所難得的是戚將軍能把一些烏合的百姓編制起來，使其受軍事部勒而居然可用；較之韓淮陰驅市民而戰，當無遜色吧！

後論

以上，是我個人對於戚將軍的軍學上的瞭解。這當中，漏脫的自然是有。但我有兩點自信：第一，比較重要的部分大概都提到了；第二，漏脫是不能免，而誤解則或無。那麼，這本短短的「概要」，也許就對得起讀者。然而，假如你的時間允許你讀原本的話，你還是讀原本的好；而且，就讀這篇「概要」，也還要用原本來對勘。

這裏，我還要告訴讀者的，有兩件事：

第一，戚將軍的治軍，不僅是桓文節制而已，還要走到湯武仁義的路上去的。我們看他在「爲請專任責成，殫瘁心力，大振久沿海防軍伍，以圖補報」的公移中說：「……台州一帶沿海衛所，自初建置，本以保障生民，捍衛地方；故民出膏脂，以供餽餉。今積承平二百年來，一旦被有倭患，其民社供餽軍餉，且如舊矣；且軍伍不惟不能保障生民，無益內地，且每事急，又請民……以爲伊城守。是供軍者，民也；殺賊者，又

民也；保障者，民也；保軍者，又民也；事體倒置如此，殊失祖宗建牙之意。……」至於他在「論兵」篇中，更說得沉痛！他說：「凡你們本爲立功名投效而集。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百姓們豈不是要你們的殺賊？設使你們果肯殺賊，守軍法不擾害他，如何不奉承你們？」只是你們到個地方，百姓不過怕賊搶擄，你們也曾搶擄；百姓怕賊焚毀，你們也曾焚毀；百姓怕賊殺他，你們若爭起也會殺他；這百姓如何不避？如何不關門鎖戶？且如去年我往台州，因是衆人家賊難制，沿途百姓固也受害。你們宿無處，炊無處，又被百姓告來，拿着的，挨累官哨隊長，打死了多少！如今年我自己的兵，宿有程頭火兵，先定歇處，挨次而入；起行，依號割營，點步鼓挨次而行。經過，百姓們聞說到，殺豬牛販酒米等待；是個店上也要留住一日，他有生意；這方是兵民相體的光景。暑行千里，我不曾打一個兵五棍，可不也省了多少打殺。兩家多有便宜，却不是好也！」又說：「凡古人馭軍，曾有……因天雨取民間一笠以遮鎧者，亦斬首示衆。况砍伐人樹株，作踐人田產，燒燬人房屋，奸淫作盜，割取亡兵的死頭，殺被擄的男子，污被擄的婦人；甚至妄殺平民，假稱賊級，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決以軍法從事抵命。」又說：「凡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

都是官府徵派你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那個不是耕種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常思量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担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殺你！」這樣存心，便是聖賢；這樣教兵，便是豪傑。我們的政府是國民的政府，自然我們的國軍也是國民的武力；至於地方保安團隊，與夫各縣各區的義勇軍，那更是人民本身組織起來自衛的；那麼，我們的帶兵官又焉可不這樣存心，這樣教兵呢？這一點，讀者們應當深切注意！

第二，「紀效新書」不是戚將軍閉戶發憤之所為作，戚將軍也不是一個誇大狂者，不會想像到大兵員的統御訓練和運用，也不會推測到蒸氣戰和化學戰；祇是他當年在行陣中，按着三幾千人馬，和一些刀槍箭砲之類，這些實際情形，而寫成的一本書。但是，並不是他尺有所短。他在「為處練陸兵以便圖

專著 我們的出路

一·導言

在世界經濟不景氣中，在英俄的對立，法意的對立的尖銳化中，日本帝國主義

者乘西方帝國主義無暇顧的時候，大規模的侵畧中國。第一步佔據東三省，不以為足，再進而佔據熱河，仍不以為足，再

今日之局面，滅亡的威脅，已臨到頭上。此種嚴重的局面，實為歷史上所未有。我

黃舜知

報」的公移中說過：「……本職本以一將之官，故所思不出三千之法。寧言粗鄙而有遺漏，欲求實效；不敢粉飾而繁辭章，徒事虛文。……」又在「或問」中也說過：「……北方之事，須革車二千，練驥萬餘，甲兵數萬，必與十萬之師，如衛公之法而不泥其跡，乃可收功尺寸，出塞千里，少報國恩之萬一也。或又問：『其法何如？』余曰：十萬之才，非余所及；但當別有十萬作用，長嘆而作。」他的精神是：做甚麼就講甚麼，講甚麼就做甚麼；這種精神，每一個做事的都應當具有。至於他這書中的一切，旅團長以下是最適宜應用的了。而在各縣區，用以禦匪剿匪，乃至萬一不幸而如歐戰時比國人民之抗禦德軍，尤其相宜。這一點，讀者們也應當深切注意！

這個兩點，應當是我們景仰崇拜戚將軍的基本認識。這是個甚麼年頭兒？我們的領袖 蔣委員長為甚麼要通令我們習讀「紀效新書」？青年戰士們啊！你應當省察！

進而佔據灤河以東各縣，北平天津的失陷，僅為時間問題。且也各地日物之走私，使關稅蒙莫大的損失，各省日方特務人員之活動，嗾使漢奸到處挑撥起釁，故中國

們處在這驚風駭浪，驟雨狂風的環境中，怎樣去找我們的出路呢？

二·我們走那一條路呢？

時局既到了空前的嚴重時候，我們的出路，這是一個最緊急的問題，這是一個最切實的探討。美夢，幻想，不是我們解決這危險局面的策畧，痛哭，叫囂，也不是我們解決這困難環境的方法。那末，我們的路呢？同時，路有前進的，有後退的，左轉是路，右轉也是路，一直向前的是路，曲：折：又何嘗不是路呢？那末，「我們走那一條路」呢？

有人說：「發展交通」是我們的出路。我們中國地大物博，如果交通不便利，想建設一個統一的，繁榮的國家，是很困難的；因為到處山川阻隔，舉足為艱，以致人民鄉土觀念濃厚，而沒有休戚相關，患難與共的民族意識。所以要發展交通纔是我們的出路。

又有人說：「提倡實業」是我們的出

——我們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向來是閉關自守的，帝國主義挾其他艦政策來侵略，所以中國毫無抵抗的屈服了！這就因為沒有西歐的進步工業。所以「提倡實業」是我們出路。

國家主義派說：我們要「內除國賊」以求人民的自由，「外抗強權」，以求國家的獨立，纔是我們的出路。

共產黨說：我們要「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才是我們的出路。

.....

朋友們，你預備走那一條路呢？

三·我們的出路

在目前，我們民族國家，已瀕于死亡之線，我們應該怎麼辦呢？不努力奮鬥，去找我們的出路，祇有滅亡。而老生常談，不完全，不澈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發展交通」，「提倡實業」不是我們的出路。不合國情的共產黨，以及帝國主義雛形的國家主義派，更不是我們的出路

。我們應該以充份的知識，客觀的環境，決定我們的目標。我們更應該觀察今日實際的需要，引據世界的歷史，來作我們的出路楷模。

蘇俄自從十月革命以後，佈爾色維克黨，雖然握得整個的政權。但是：內有白俄反革命派的陰謀，特別是全俄鬧着嚴重饑荒；外有帝國主義封鎖政策的聯合進攻，特別是帝國主義資助下的反革命軍隊進襲。當時的蘇俄，是處於四面楚歌非常危急局面之下，較之於現在的中國局面，還更嚴重。但是，那時的佈爾色維克，在狂風暴雨艱難困苦當中，態度非常沉着，應付非常適當。他們——佈爾色維克的唯一的辦法，至高的出路，就是集中了一切力量於中央幹部，（佈爾色維克中央政治局）賦予了最大權力於中央幹部，經過長期的奮鬥，蘇俄終於在這個強有力的幹部集團領導之下，從死亡的威脅中復活起來，從艱難困苦中復興起來，這是我們找出路，

最好的教訓，最好的楷模。

新興的德意志，在歐戰終了之際，被戰勝國的桎梏，幾乎瀕于滅亡，加以國內糧食的缺乏，工業的凋敗，人民的死亡，債務的負累，較之於現在中國的局面，還更嚴重，但是，那時的希特勒，乘着盧森堡的生聚教訓，率領法西斯蒂的國家社會黨，獨攬一切政權，埋頭苦幹於戰勝國束縛之中，一吼而進兵於萊茵河，再吼而撕破凡爾賽條約，使全球震動。他們的勝利，他們的出路，也是採取和蘇俄一樣的方法，建立了一個強有力中央集力，獨裁領袖。這也是我們找出路，最好的教訓，最好的楷模。

我們目前的危機之嚴重，無待多贅。

藝文

一個東北人的日記

(續前期)

周常沛

十月十六日

天色剛才微微地發白，我便爬起牀來

如果我們任帝國主義來蹂躪來宰割，而甘心情願為高麗印度之附則已。不然我們想挽救國家的厄運，復興民族的精神，我們唯一的出路——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以暴力去摧殘阻滯我們的障礙，去掃除我們的敵人，纔得最後的成功，也就是我們應該堅決不移應該走的路。

朋友，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出路——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找到了！則我們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因為我們有了領導國家的中心勢力與領袖，則「發展交通」，「提興實業」，能在統一全國力量之下——全國管理之下，有計劃，有步驟，舉辦起來。誰都知道，我們國家民族，弄得如此破碎不堪；是由帝國主義之侵

畧，因帝國主義的商品傾銷，遂致農村經濟破產，工業凋零。另一面由封建的割據，造成苛捐雜稅之剝削，苛捐雜稅的剝削，致農村經濟開始破壞，以致產生赤匪流寇的騷擾。如此層層相因，而中國農業工業等，遂不可救藥。我們如果有了中央集權，來消滅封建的割據，來打倒帝國主義，則復興農村經濟，發展工商業。在中央計劃之下，自能舉辦。而政治入了軌道，社會自然安定。我們自然安居樂業了！

朋友們：時期緊迫了，外侮日深了，我們趕快效法蘇俄德意志那樣——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與領袖，纔是我們的出路。

聲，斷續的響著；大風刮過不停，砂石飛揚和樹木摧折的聲音，也不時的傳入我的耳鼓中：使我增了不少的戰慄，受了最大的威脅。

我一走到庭前，便見世相迎面走來，我表現很驚訝的態度說：「你來得這樣早！現在天色剛亮，氣候又這麼寒冷……」

「這麼遠的路程，」世相未俟我的說話完結，便很堅決的回答道：「不早點何能走得，現在既不乘馬，又不能坐轎，而且大路也不能走，必須走曲徑小道，彎彎屈屈地繞起去，九十里路程，不早點何能走得到！快，快！」世相一邊說話，一邊催促我登程。

我們不敢從大道上行走，恐怕碰到危險；然小路很不好走，不是荆棘叢林，便是田壟田坳，幾乎沒有「路」可走——好像有些地方，也曾被人踐踏過。每見「風吹草動」，不覺胆戰心寒；而途中的血跡，不時陳在眼前。大概行走了四五里的路程，見前面田壟裏，橫七豎八地陳列著三十具尸首，沒有掩埋。老鴉呱呱地叫着，一羣一羣地散在田中，在那些尸首上爭取食物。有五六隻無家可歸的餓狗，也在

那裏毫無顧忌的大嚼大喫，就是看見我們來了，也不躲避。有些尸首沒有了頭，有些沒有了手，有些沒有了足，求一個完全的尸首，是沒有的；有幾個不備頭顱手足沒有了，就是僅有的腰身也不完全，肚子被人剖開了，腸肝肚肺早已不知去向了，僅僅存有幾根肋骨。老鴉和餓狗便向這些尸首進攻，便叢集在這些尸首上。我看了這些情形，心靈怦怦地跳，遍身都是冷汗；天氣又很冷，風也不停的刮著，我不覺連打了幾個寒噤！

我們知道這條路很危險，恐怕發生不幸，於是改走另一條小路。這條路更難走，遍地是叢林，遍地是荆棘，我們是在叢林和荆棘中行走，絕沒有看見什麼所謂「路」。華拉華拉的聲音，不時傳入我的耳鼓，好像後面有人追逐一樣，我的心虛了，我的胆怯了，急忙的往前跑，急忙的往前鑽；華拉的聲音越響，我越急忙的跑，越急忙的鑽，我的心越虛，胆越怯……幾

乎要流淚了，我的臉色慘白了。世相看到我這種情形，好像莫名其妙，以為我是瘋癲了。他很急促的說：「得勝，你怎麼跑得那樣快，你看你的衣服已經被刺挂破了。這地方不要緊，可以慢點。」我一面走一面說：「慢點？後面有人追趕來了！快點來，以免遭那××人的毒手……」

「那裏追趕來？」世相向我追問：「你看見在那裏？你看見什麼人在那裏？從那裏追趕來？」我被他這一追問，於是立著四望，確實沒有看見什麼人；華拉的聲音，也不聽見了——「我先前聽見華拉華拉的聲音，好像有人在後面追趕著……」世相聽見我的語，便向我走近幾步，也攀著樹木葉華拉華拉的響，「是這種聲音罷。」世相指著身邊的樹木葉說：「你怎麼這樣疑神疑鬼，心虛胆怯呢？這樣要誤大事的，要喫大虧的。凡事要鎮靜，要沈著，要用理智……××人何能跑到這山沖草坳的大樹林中來。」我這時才恍然大悟，

原來是自己恐嚇自己，於是慢慢地尋出一條小路來，慢慢地向渺茫的前程邁進。

在一個轉灣的地方，忽然遇著前面來了三四人，我們想急忙躲避一下，可是已經來不急了。這幾個人都是空手空脚的，並沒有攜帶什麼武器。聽他們的說話聲音，都是本地人。內中有一個人，對我頻頻注視，最後喚著我說：「得勝，你們走那裏去？」我們到前面有點小事。」我說話的聲音，有點戰動，我仔細一看——「啊！原來是中人，你到那裏來？」「那裏來？」他帶著很悲壯的聲音說：「國已破，家已亡，現在無處可去了。那裏來，我們要聯絡不願意作亡國奴的同胞，與××拚個你死我活！」我也沒有回答，他便隨著他們的同伴走了。我想：這便是南村的方可人。於是方家被難的一幕悲劇，又在我的眼前映演了。人家陷害他家，說他組織義勇軍，反滿抗×。現在便逼著他走上這條路上了。「好，中人沒有遇害，好，

中人還健在！」我在心中點點地爲他祝福。

轉了一個大灣，又是一個小灣；越過一個大嶺，又是一個山沖；古木參天，荆棘滿途。我們披荆斬棘，爬草尋路，不覺又走了好幾十里的路程，到了一個古廟前。途中沒有什麼行人，也沒有遇到什麼意外。這時我想：九十里路程，已經走了三分之二以上，今天大概可以平安到達目的地了。我們感覺疲勞了，幾乎不能舉步了；決定在廟裏休息一下，並想向廟中找點東西來充飢。我們走入廟中一看，板壁磚牆，朽爛不堪，神龕上雖然供有菩薩，可是沒有一柱香煙。東張西望，也沒有看見僧人；最後走到肚屋內，卻見一個年約七十約老人，坐在那裏烤火，我們用錢向他分點東西喫，他卻愁眉皺眼的說：「東西，我今天一日沒有喫東西——自從××鬼子到了我們這個地方，把社會弄得稀糟，有錢的，無錢的，差不多都要屠殺完了

！稍不如意，隨便加你一個罪名——勾結共匪或同情義勇軍——就要滅你的九族。現在沒有人來進香了，我的生活來源斷絕了。唉！這樣的世界，不知如何是好呀！」世相表現很懷疑的態度問：「××人也到這地方來嗎？」「哎呀！」老僧人很驚訝的說：「××鬼子早已來了，這地方的人，差不多被他殺戮完了。山地泉賀友生家，離此不到五里路，前六天便被××鬼子圍著燒殺了。友生的大兒子順成，見四面火起，從側屋的牆裏逃出來，被××鬼子看見了，於是把他捉著，將衣服剝了，用繩索緊緊的綁在樹上。有一個兵，納著一把小尖刀，最先將順成的口挖開，將舌條割了；次將耳朵鼻子割了；再次將兩個乳頭割了。這時順成動也動不得，喊也喊不得，只看他那全身的青筋，一條一條的綻出來；他那兩個眼睛睜著，眼淚不住的往下落。那××鬼子表現著凶神惡煞的神情說：「你這眼珠便是反叛的表徵，我

「帮你挖了」。話剛說完，便用小尖刀將順成的眼珠挖了。「這個東西也作怪。」那××鬼子用手指著順成的生殖器說：「沒有這東西，便不能生育，將來便沒有人作亂了。」那鬼子用左手扯著順成的陰莖挖出來了。我看著這種情形，已經嚇得像木偶一般，一句話不能說，一步路不能走。有一個××鬼子走到我的面前，將刺刀向我的腿上一剄。說——「你在這裏幹什麼。」這一刺刀將我剄醒了，我連連向他們求命。另一個鬼子表現不屑於動手神情說：「這老不死的東西，殺他幹什麼，難道他還有什麼作用，莫把刺刀弄壞了。」承他的好意，我才救到這條老命。「老人說完了話，將左腿上的傷刑指給我們看。

「賀家是犯了什麼罪？」世和繼續追問著。「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老僧人很憤慨的說：「最初向他家捐款三千元，友生照數送去了。不到十天，又要他家捐款五千元。他家雖富豪，可是家中

那裏存有許多現款呢，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籌足又送去了。又過了五天，又要他家中籌款三萬元，這時友生十二分的著難，左思右想，羅掘已窮，實在無法應付了。再過了二天，要派他的女兒桂英——年十八歲，在××高中畢業，頗具姿色，又善交際——到義勇軍中去作偵探……

友生看到這種情形，越來越緊迫，知道××鬼子的慾望，是填不滿的，於是想法逃避，但不知被什麼人告發了，遂用組織義勇軍反滿抗×的罪名，將他全家處決了。你兩位到那裏去，要快點走；算不定又到這裏來，他們前天曾經到這裏來走了一次。」我聽了這談話以後，不覺自言自語的歎道：「唉！到處都是恐怖，不知我的親戚那裏又如何？」我們在無可奈何中，便離開了古廟中的老僧人。

光明漸漸地離開人間了，夜色漸漸地籠罩大地了。遠山近景，模糊難明，視線一步一步地縮小，幾乎連眼前的景物也不

能分辨清楚，最後對面也不能辨人了。夜之神已經戰勝一切，歡欣鼓舞的在奏着凱旋歌了。

今天沒有太陽，也沒有下雨，鎮日陰霾，朔風料峭，再加夜神的威脅，大地愈加黑暗了，人間愈覺淒涼了。我們失去了光明，失去了指導，只在黑夜中摸索，血海中前進，摸索着前進，前進着摸索。想像這樣的人生，已經令人不寒而慄；實踐這樣的人生，悲苦可想而知了。但是人生途中是不許停留的，而且是不能停留的；不前進便後退，不生活便死亡。只要奮勇前進，抱定犧牲，自有光明照臨呀。

東摸索，西摸索，最終仍然到達了目的地，到達我那汪姓親戚的山莊裏。但是全莊寂靜，噤然無人，主人似乎久已睡熟了。我們將主人喚起，說明了來意，報告了本鄉的情況。比承汪老先生滿口應允，殷勤招待。餐後，我們閒話了兩小時，悲歎了兩小時，才各自入寢休息。最後汪老

先生說：「恐怕這裏也不是永久安全的地帶。聞說隔離三十餘里的山坪村，便有××鬼子在那裏燒殺姦淫；可是還沒有到我們這裏來。這裏是大森林中，或者可以苟安一時。就請你的大人到我們這裏來暫住罷……」

十月十七日

昨晚，我本想安安然然地睡一夜，使精神休息一下。但是翻來覆去，總不能成寐。最使我發生感觸的，就是汪老先生，他那急公好義濟困扶危的精神，使我感激敬佩得流淚！他說：「山坪村，與我素昧平生的人，也有十幾人逃難在我家裏；我們是至親至戚，豈有不歡迎的道理。現在全國同胞應該精誠團結，毀家輸難，那破碎的國家，或有一線的希望。否則，那大家只有同做亡國奴，國破家亡，有財產也不能爲己所有了。」我想：「至親至戚，——其實我們是間接而又間接的親戚，怎樣稱謂，我也不知道；就是婚喪喜慶，也沒

一個東北人的日記

有往來，平日更不待言。這次因爲要逃難，請求救濟，所以來認親戚了，與素昧平生的山坪村人，又有什麼區別呢。俗語說：「有難千里認親戚，無事對面不相識。」我越想越慚愧，越感覺自己的渺小，而汪老先生精神的偉大，更不可高攀了。

世相也說：「現在陰險欺詐的人多，忠厚善良的人少。一旦利害相同，彼此酒食徵逐，作暫時的利用；一旦權位小有衝突，即反眼若不相識；或傷師勞衆，作個人權位的爭奪；或犧牲民族，作個人利祿之一擲。過去的可勿論，即說民國以來的「相斫史」，爲的便是個人的權位，爲的便是自私自利。求如汪老先生的深明大義，濟困扶危，真是鳳毛麟角呀。」我想世相的話，確是道著時病。

我不能熟睡，東思西想，想到汪老先生的好義，想到今天途中的情況，想到我家中的種種，想到我父母的安全，更想到我自己的將來，想到國家民族的前途，……

二六

……我的眼淚，不覺奪眶而出了！世相也不時驚醒過來，但是不久又熟睡下去。我終於疲倦過度，左思右想，右想左思，天色不覺有點微微亮了。就在這晨光熹微中，我大踏步的走入夢鄉了。

我覺醒過來，已是早餐的時候；但是世相仍安然的睡着，還沒有醒來。我注視他的容顏，觀察他的面貌，也是愁容滿面，深深地刻着辛勞的痕迹，表現人生的艱難。世相本是一個南方人，他有他的故鄉，他有他的家園。他的故鄉有親戚朋友，他的家園有祖宗墳墓，有父母伯叔兄弟姊妹……此地不能安身，他本可回故鄉去，回家園去，享受天倫之樂，過個人的舒服生活。但是他絕不這樣的想，絕不這樣的講，更絕不願這樣的做。我曾經勸過他，但他的答覆是：「我不願離開遭難的朋友，我不願離開遭難的同胞，我更不願離開這已喪失的國土。我們要就是大家「同歸於盡」，要就是大家「共登彼岸」。像

這樣的朋友，也是不可多得的。

我正在凝神回思，世相也醒來。我們剛剛起牀，便報告早餐了。汪老先生並親來招待，殷勤致候。在早餐的時候，並承介紹逃難來的山坪村人。我仔細觀察他們

山坪村人，每人都是帶着慘白的面容，罩着悽暗的陰影，表現無可奈何的神情，眼淚好像早已流得再無可流的了。我一面同情他們的慘苦，一面感到自己的淒涼。

「我們實在無可奈何了！」一個年約六十的老人，帶着愁苦萬狀的神情說：「我們山坪村遭了空前的浩劫，國已破，家已亡，人已滅，實在無路可走，無地可逃！聽說汪老先生仗義疏財，濟困扶危，所以逃到這雙峯山來。汪老先生招待我們，實在太殷勤；我們真是十二萬分的感激，十二萬分的不安；而且長久居在這裏，也太不像事了。我們現在正在想法謀出路，想在萬劫不復之中，掙扎一條生路，尋求

一線生機。」

「的確，汪老先生的恩義，實在太深厚了。」說話的聲音很悲壯，這是一個年約三十的青年：「這深厚的恩義，我們雖然不能報答，卻是沒齒不忘——我們最痛心的，同時也是大家最痛心的，就是××軍人的橫暴和殘酷；侵略我們的土地，掠奪我們的財產，還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還要屠殺我們的同胞，滅亡我們的種族。這可說是世界上最刻毒最殘忍的民族。這種不共戴天的公仇和私恨，我們是片刻不能忘記的。」

這時大家談話的聲音，充滿了全室；大家談話的題材，都注意在山坪村的逃難人。又一個年約四十的中年人，用很沈痛的而又很和平的聲音說：「這次山坪村的事件，實在是最沒道理，最殘酷的事件。××兵初到這地方來，便不分皂白的屠殺，不論青紅的搶劫，遇到婦女，實行姦淫，大家東逃西散，不敢歸家。過了幾天，

有幾個本地人，便出來作安撫的工作，要

大家回家，說是只要捐點錢，派點伙，盡了人民的義務，便可安全的居住。可是全村的人民都歸來，一不捐款，二不派伙，大家以為可以安居樂業了。誰知剛剛浮起這種思想，在大家不提防的夜中，黑漆一團的夜中，將兵把全村圍着，由作安撫工作的那幾個本地人，帶引××兵先在各家搜索，逮捕，無論男女老少——稍具姿色的少女除外——都用鐵絲一個一個的從手腕上穿過去，一條鐵絲穿着五人或十人，以免他們逃跑。財物搜索完了，人民逮捕完了，最後用火把房屋燒毀了。現在被逮捕的那些人，不知是死是活，而山坪村卻是一片瓦礫場了。我們幾個人，得皇天保佑，得逃出這火坑，真是千幸萬幸！我們什麼也沒有了，僅僅救得這個人，又有什麼用呢。現雖承汪老先生的大義，予以同情和招待，可是將來又怎樣，怎樣去求生，怎樣去……」說到這裏聲音咽着了，

說話不能成聲了；同時眼淚也一點一點的往下滴了。

我聽了他們的談話，看了這種的情形，又想到自己的家中，想到今後的情況，實不知如何去安慰他們，實在無話可以去安慰——那些自欺欺人的話，我又不願意說——最後也只隨着流點同情淚罷了。大家面面相覷，相對無言，大概有半個鐘頭的光景。「痛哭是弱者的呻吟，流淚是無能者的表徵。」那個年約三十的青年，將沈寂的空氣打破了：「我們要做強者，我們不痛哭，不流淚，我們要用我們的血和淚去滌雪我們的恥辱，我們要用我們的肉和骨去撞擊敵人的炮口，只要我們不屈不撓，共同一致，一定可以雪恥報仇！一定可以消滅敵人！」他這說話的聲音，格外雄壯，格外響亮，幾乎全莊的人都聽見了。我看世相不時在點頭，似乎在贊美這青年的言論。我雖然沒有答話，心中卻很敬佩，覺得這就是我們個人和民族的惟一的

出路。

今天沒有出太陽，雖不能確定時間的早晏，但就主人的時鐘看來，這時卻有十點多了。我們因為急於要登程回家，未至席終便告辭了。汪老先生聽說我們要離席而走，走來誠懇相勸，拚命挽留。最後汪老先生說：「我這七八十歲的老人，過一日是一日，過了今日不知明日，下月明年，那更不可知了。雖說過幾日你就護送你的大人到這裏來，可是到那時不知我們還能見面否，或者我已離開人間而去，那也是未知之數。無論如何，今天是不能走的，許多年不見面的至親至戚，這樣隨隨便便的走了，我何能對得住人！況且今天已是正午了，絕對不能到達府上了，路上很危險，又沒有落宿的地方。在此勉強再住一夜，明日詰朝去，我決不再留你們了。」因為主人的意太誠懇，情太真摯，使我們太難乎爲情了！我雖時時記念着家中，五內忐忑不安，但也只好自己暗地着急

，只好把眼淚往肚內落呀！

席終人散以後，我們以主人的隆情盛意，不敢過於拂逆，而且今天確實不能走到家中，於是決定順從主人之意留下了。然以連日的恐怖與勞頓，精神物質，倍感痛苦，往日的遊興，不知消磨到何處去了。各人山前山後，高瞻遠矚，滿洗積愁，以爽精神。我仍回到牀上，閉的遐思——我的老母，迎面走來；他那斑白的頭髮，比較原先更斑白了；他那陷落的眼睛，比較原先更陷落了；他那蒼老的面色，比較原先更蒼老了。蓬頭露面，愁苦萬狀。手執一仗，東倒西歪的前進，假設不是他叫我一聲「兒」，我幾乎不能認識了。母親告訴我：「我們家中撞了天大的禍殃，說你勾結共匪，反兩抗×。現在房屋已被焚燒了，家人已被殺戮了，你的父親也被殺戮了，並在各處懸賞緝捕你和世相。我特來告訴你，你千萬不要回家去，以免遭那××鬼子的毒手。」他抱着我痛哭，大

大的痛哭，把我的心靈粉碎了！

世相由外面歸來，坐在牀側燈上，用自言自語的態度說：「這個雙峯山地方，真是天然的堡寨。前後左右，都是高山大林，峭壁矗立，僅有出入道路一條。真有一人守關萬夫不當之險，即萬有不幸，逃到山林中，鬼也找不着。這真是一個天然的堡寨！」世相看我默然無聲，不作一語，於是走進牀前探視，見我兩眼流淚，遍身冷汗，很驚訝地問道：「你又在做什麼

，莫非爲惡夢所擾嗎？」我將剛才經過的情形，敘述一番。世相很坦然的安慰着我說：「絕對沒有這回事的，絕對沒有這回事的！這完全是你的幻想，完全是心理作用。因爲你腦海中有這許許多多的印象，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潛在下意識中，大概你今天還思遠想，用腦過度，所以這些零碎的印象，偶然聯合起來，成了今日的幻影。你不要過於焦慮，絕對沒有這回事的。」世相雖然解釋得有理由，而且有充分

理由的由。但是我的這顆心，仍是忐忑不安，怦怦地跳過不住，好像大禍就在目前一樣。我幾次想動身回家，主人絕對的不許可，最後幾乎要紅臉了。世相也覺得天色將晚，今天不能再走；而且隨主人之意而挽留我了。我也知道天色將晚，行不到五里路，便是黑漆一團了。但是我的這一顆心靈，仍然忐忑不安，怦怦地跳過不住，似乎大災大難就在目前了。

告報

國內外大事述評

六月廿六日起
至七月五日止

陳俊藻

△開場白▽

本刊已經出版了三期，這一欄東西，還是第一次出現，爲開宗明義起見，似乎要打個加官纜好，原來我們這個刊物，是個旬刊，自然不好把每天日報的消息來轉載；然而國內外時局之動向，在在影響個人之生命，羣衆之生計，社會之生活，以及民族國家之生存，所以任何人都應該認識時局，了解時局。不過我們每天打開日報一看，總是一些片斷的消息，叫人摸不着頭緒，甚至一件事情，今日所載的和昨日所登的，不是大相逕庭，就是互相矛盾，這樣的情形，尤以國際新聞爲最。所以本欄就想解決這個困難，根據國內和本埠最可靠的報紙材料，採取十日內比較重大的分爲國內國外，聚積起來，作有系統的陳述，有時並加以很客觀的推測和論斷。還有值得注意的

曦

光

第四期

國內外大事述評

二九

：就是國際電訊，頗多宣傳成分，如同盟社爲日人主辦，塔斯社爲俄人主辦，……所以她們所發消息類多爲本國作誇大或有利益的宣傳，對於敵對國家竟不顧道義，捕風捉影，甚至捏造事實，放出淆亂聽聞之煙幕，這就是國際消息，常常兩歧，所以筆者當一一審查其來源，而加以公正的評述。今日交通發達，四海一家，國際情勢，錯縱複雜，兩個對抗陣線之組成，二次大戰之醞釀，危機一天天的深厚。中國爲世界之一環，所以國際大勢，我們中國人更應澈底明瞭，本欄對於國際分析，將比較的增加以詳細也，就是這個意思。

(本期提要) 國外——西監察計劃瓦解——日蘇在堪察資島的衝突——法國宣佈佛郎貶值——英日正式舉行談判——西內戰的趨勢

國內——中日邦交殊難調整——孔副院長解決中美貸款問題——川康整軍進行順利——廬山已成爲全國政治中心——桂省金融整理正商洽中——平津謠言繁興——長岳師管區擴大兵役宣傳——湖南第一紡織廠工潮平復經過

國外方面

西監察計劃瓦解 英法德意四國，對西班牙海面監察計劃，自德艦德意志號，在伊比薩港外被炸後，原已重新成立協定，並已由英政府駐西外交代表，分請西戰兩當局接受，不料此事因德艦萊比錫號，於上月十五十八兩日，又在奧倫附近被襲擊後，形勢突轉惡化，英外相艾登退還駐英三大使，會同處置辦法，由十九日至廿四日經過數次的討論，沒有結果，德意乃於二十三日正式宣告退出西海面監察計劃，旬日以來，經各國

外交當局往返磋商，還未獲得解決辦法，廿五日英外相艾登與法國駐英大使談話結果，雙方已成立協定，主張由英法代德義繼續担任西海面之監察工作，其中西沿地中海海面，歸英海軍担任，沿大西洋海岸，則由法海軍担任，一俟不干涉委會核准後，即可實施。但德義方面已表示反對。故廿九日不干涉委小組會開會，對此未有何項決議，一般觀察家，認爲監察辦法，遲早必歸消滅。至德國所持反對理由：其中一點，乃係因英法兩國，僅在西國瓦倫西亞城派有使節，而並未承認國民軍政府，故斷然拒絕西國東部海岸，由英法代替實施監察，並由德義

提出對案，承認西戰雙方為交戰團體；但二日西亂不干涉委會小組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英法已切實反對德義所提對案，各國代表亦均認為承認交戰團體之權利一舉，對於海上國際貿易有極大危險，結果遂成僵局。現悉參加不干涉委會二十七國政府，對英法建議事意見贊同者，已有二十國之多，繼續設法調和英法與德義兩種方案，彼等以為或能因此成立一種可由各方接受之新解決，得維持不干涉西亂原則，藉免局勢陷於不可收拾。

日蘇在堪察資島的衝突 日蘇兩軍在黑龍江上互爭堪察資與柴那摩哈兩小島事，日駐俄大使重光葵於二十九日向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諾夫提出交涉，雙方均已表示準備撤退巢中於該處之軍隊，不料三十日下午，形勢忽轉惡化，俄艦三艘被擊，一沉一傷一逃。蘇聯方面當在出事附近，集結兵力，以謀應付。日政府對此事極為重視，除電令重光大使向蘇聯政府提出抗議外，并舉行四相會議，認為俄方之非法侵佔，惹起不得已之正當防衛，要求蘇聯立即撤退武裝軍隊，及恢復原狀為前提，至蘇聯方面，認為此事之發生，由於日本在「滿」軍閥之有意挑釁，李維諾夫且發表公報，要求日偽賠償損失，並堅請同時撤兵。雙方幾經折衝，結果關於撤兵問題，已告解決。據路透社東京三日電傳，佔據該二島之蘇聯軍隊，內有巡船二

十餘艘，聞已於今日下午開始撤退，但觀察家皆謂二島之主權問題，仍將續事談判，蘇聯現方爭此二島主權，日「滿」當局，則謂二島久屬「滿洲國」。現在日蘇已同意即將開始黑龍江劃界談判，可以決定兩島究屬何方。

法國宣佈佛郎貶價 法國勃魯姆內閣，因為所提出財政全權法案，被參議院所否決，不得已而提出辭職，經過兩天的醞釀，新的人民陣線內閣，業在急進社會黨魁旭丹主持之下，宣告成立。旭丹因期待各黨團合作，新閣人員二十一，計衆議員十五人，參議員五人，外不管部閣員孚爾，則係社會黨祕書長，而非議員，新閣財政部長為駐美大使龐萊所任。新閣二十九日晨，舉行國務會議，通過大政方針宣言書，並核准在財政上所要求之廣泛權力法案，其內容共分四點：一、預算平衡，二、整理國庫，三、維持佛郎，四、制止投機，該案當日午經衆院審查通過，並提出參衆兩院全體會議表決通過，龐萊旋說明政府獲得廣泛權力後，其最初採取步驟，計有三端：一、擬取佛郎對金比價之最低限制，二、法蘭西銀行向國家墊款，數額增加一百萬法郎，三、增加捐稅。一方面總理旭丹，向英美兩國徵求同意，將佛郎價格降低，為每英磅折合佛郎一百二十五，並表示願意維持三國貨幣協定。三國財政當局，乃積極進行談判，以圖在佛郎新局面下，設法繼續維持合作。聞已成立

新協定，即將共同發表宣言，予以聲明。至是法內閣復正式頒佈命令，廢止金成色限制法，規定各點如下：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所頒貨幣規定佛郎金成色之最高與最低限度者，即予以廢止，二、佛郎法定金成色與紙幣兌換現金之條件，日後另發佈命令規定，三、目前佛郎與各國貨幣之比價，應由匯兌平準基金調節之，四、本年六月二十八日政府命令規定商業標準，應用現金或外國貨幣償付者，將展期償還一節，此項命令亦予以撤銷。這歷一來，法國當前財政的困難，當可在短期間解除。新閣基礎更加穩固。

英日正式舉行談判 英日對華問題的妥協談判，自四月廿一日由東京日日新聞傳出消息以來，為時已近二月，二月來她們談判的內容究竟如何，因為她們的談判係屬秘密的初步接洽，我們無從探知；現在正式公開談判，即將開始，則初步之諒解已成。至於談判內容，聞極廣泛。自一般之經濟關係，以至特殊之政治問題，都將加以商討，而在政治方面，則以中國問題為主，以中國之事，而由英日局外人互商，更是引人疑慮。況日本向英國進行談判的動機，是日本過去高唱亞洲門羅主義，對於遠東問題，不容歐美過問，自日德協定成立及德意軸心形成之後，英法俄有聯合一致之可能，日本不無戒心，所以日本的目的，是消解四國聯合戰線，是和緩英國對中國經濟之

援助，是滿洲偽國之承認，是華北特殊勢力之確定，但二十五日英下院開會，外相艾登答覆自由黨領袖辛克萊問，宣稱「英日談判之任何諒解，決不犧牲中國利益，」我國外交界亦已表示「凡涉及中國事項時，必須尊重中國主權領土及行政之完整；且必須事先徵詢中國之意見，並取得中國同意。」故關於此次談判，日本恐難如願以償。

西內戰的趨勢 西班牙戰爭，自瓜達拉迺拉之役，反政府軍失敗以後，各外籍軍官，因建議以飛機轟擊戰的方式，毀滅政府軍的要塞及其內地，使西國海面監察制度，沒法實施。所以比爾波爭奪戰開始後，戰况異常激烈，德意飛機，多至百餘架，在天空中大施威脅。政府軍窮於抵抗，卒於十九日宣告陷落。比爾波城為巴斯克自治邦之首都，該邦人民素忠於共和國政府，此次事變，反抗叛軍尤為激烈，故叛軍自進攻馬德里失利後，即注全力於此，今既陷入反政府之手，西政府精神上必大受打擊，這在西內戰中為一劃時期的轉變。不過比爾波一隅之得失，究不足搖動政府軍的根據。由比爾波退出之巴斯克部隊，大部集結於桑坦特省，而叛軍逐步追迫，顯然對於攻襲馬德里，已作大規模之準備；但政府軍刻正徵發全省壯丁，從事抵禦，勝負如何，尙難斷定。

國內方面

中日邦交殊難調整 中日外交，自兩國大使相互返國請訓後，久在懸擱之中，現日駐華大使川樾已於廿九日抵滬返任，各方揣測，以為兩國國交調整，或可隨之有一新的開展，然而實際觀察，恐仍屬不可能。至我國所持外交方針，仍是求自存和共存，在冀東走私等問題沒解決，則無論任何措施，都認為難於收效，這點於二十日王外長接見日記者時，已有明白表示，而川樾在行前對記者談話，竟謂：「華北日駐軍，不應撤退，塘沽何梅等協定，不應廢棄，關稅制度須調整，華北日機飛行，則不顧惜任何抗議停止」且聞川樾此次携來新訓令內容，包括如下五點：一、強化冀東，擴大冀察權能，二、促成津石路開築，三、惠通航空通至滬，四、促進中日「滿」經濟提携，五、着重對冀察外交，川樾到滬後，已與我許大使會晤，聞談話無甚結果。川樾已於三日由滬來京，聞稍留仍返滬再行北上。至川樾到滬時談話，仍側重華北經濟提携，視其性質如何，分別與中央及地方政府交涉，這與國家外交主權不可分之原則，殊屬不合，且仍不脫分化作用：至所謂政治上之國交調整，彼即認為今日兩國空氣尚難認為適當，已充分表現，對於中國所盼望解決之冀東及察北等各項問題，都為日方所不願談及

曦

光

第四期

國內外大事述評

者，所以今後兩國外交；恐將因川樾大使返任之後，而益形暗淡呵！

孔副院長解赴中美貸款問題 孔副院長，此次赴英參加英皇加冕典禮後，歷聘法比德義；備受各國之熱烈歡迎。旋渡美於六月二十日抵紐約各方紛紛加以款待，酬酢甚為忙碌，於廿七日與摩根銀行之拉門特及其他銀行家晤談，並已成立協定，將太平洋建設銀行借款美金五百萬元解決，廿九日抵華盛頓，即晉謁羅斯福後，接見美國重要記者，對於我國財政及預算問題，詳加闡述，孔首謂：「中國雖未計劃向國外舉債，但對於建築鐵路及建設程序所需之商業借款，凡能有低利率之款項中國極感興趣，」孔氏重申：「中國此際不特需要資金，且亦需要科學智識，及專門技術，以完成經濟建設及工業發展之五年計劃，三十日孔氏二次接見記者，略謂進出口銀行，已予中國政府鐵道部以財政之援助，俾購買美國機車與鐵路一切設備，」同時美建設銀公司總理瓊斯，亦宣佈該公司所屬進口銀行，已允墊款美金七十五萬，為我購買機車之用，瓊斯並稱，孔尚在接洽其他信用借款中。我國現在統一大業，業經成功，政治和經濟狀況，根本上已大改進，並將實行新五年經濟計劃，中國對於這種偉大發展事業，歡迎外國合作，今美國既能充分的加以援助，必可佔極重要之地位。想歐陸諸國亦將接踵而

三三

起，將來孔副院長榮歸之日，當有更重大的收穫哩！但不知短視的東鄰也會望「眼紅否？」

川康整軍進行順利 自川康整軍方案正式發表後，川康各軍將士無不一致表示竭誠接受，尤其在民衆輿論方面，都認爲這爲四川唯一的出路，因爲唯有切實整理軍事，使川康軍一律國軍化，然後川康之政治，纔能走入統一的正軌。七月一日國府明令發表何部長應欽爲川康整軍主任委員，顧祝同劉湘爲副主任委員，及賀國光以下廿一人爲委員。事後川軍駐京代表，紛紛往謁何部長請其早日命駕入川，主持整軍事宜。劉湘並派劉航琛，東下來漢迎迓。何氏於三日晨偕顧祝同等自京乘飛機轉轉廬謁蔣委員長請訓，定五日過漢飛渝。川康各將領鄧錫侯，劉文輝，孫震，李家鈺，唐式遵，王縉緒等三日由蓉抵渝，劉湘則於四日乘車赴渝。聞軍整會議開幕日期，尚須俟何顧抵渝後再定。但會程規定爲四日，第一日，由何報告國家現勢及整軍意義，並由行營財監處報告收支狀況；第二日，聽取各軍長暨獨立師長報告，各該軍師編訓及部隊人員，武器馬匹數目，及經理衛生狀況，並討論整軍辦法；第三日，討論整軍細則，第四日上午繼續討論，下午閉幕，何俟閉幕後，即行東返，由顧留川主持整軍案之實施事宜，川康各軍，則統限七月底整編竣事。

廬山已成爲全國政治中心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自七月五日起開始在廬辦公，而行政院蔣院長，中政會汪主席，復準備召集全國各界領袖，在此談話，同時廬山暑訓，亦準於七八九三個月中，分期舉行，所以日來中樞要人，及各方被邀被派參加人員，紛紛由原地起程前往。如國府林主席，已於上月廿七日到達，汪主席戴孫兩院長於三四兩日先後趕到。行政院三二零次例會已定於六日在山舉行，由蔣氏親自主持。廬山談話，定期十五日開始，全國被邀者，約二百餘人，其中除全國大學校長及重要教授外，尚有在野之主要知識份子，此類人物，將爲會中之賓，此外，尚有陪賓八十餘人則爲在職之公務員。並聞平教界人員，此次被邀者更多，計北大陶希聖等三十餘人。又本年暑期訓練由陳誠黃紹雄等積極籌備，首期受訓人員定於四日開學。聞此次被調受訓者共約萬四千人，其中包括軍官，警官，縣長，軍訓教官，政訓教官，黨務人員，中學校長，新運會職員，及童子軍幹部各組，分三期施訓，每期受訓者，約四千五百人，每期時間爲二十日，其中訓練時間約十五日，辦理入學手續時間五日，每期畢業後即接續舉行，至九月初完畢。暑期過後，行見此一萬數千之新的動力，分布全國，將爲國家復興工作作有步驟有方法之推動。我國未來之政治，將有新的動盪出現和新的效果收穫。

桂省金融整理正商洽中 自朱子文飛粵，於上月二十日，以財部名義發表改革粵省幣制令，按一四四比率，以國幣收回所有粵省毫券後，李宗仁以粵桂兩省金融，息息相關，乃於二十六日晨，偕桂財廳長黃鍾岳飛粵，晤宋商洽該省金融整理事宜，聞其最大原因，乃鑒於粵幣比率改定，桂幣一時頗受影響，故為安定社會平衡物價計，桂幣法定比率，應有確定必要。另傳李訪宋時，曾向中央請求：（一）補助桂省去年總動員所耗軍費三千萬，（二）增加五路軍軍費，（三）發行公債充實桂行基金，宋亦認整理桂金融，有三難題：一、桂鈔發行太多，保證準備不足，二、桂用銀複雜，三、桂鈔日低落，難定比率標準，故結果沒有具體決定。宋李等旋於二十九日晨，相偕一同飛桂，聞在桂除續商金融財政外，並涉及軍政整理問題，李曾表示桂省各項國稅，隨時準備交還中央。關於金融財政方面，將俟整理辦法全盤確定，即呈請中央核定施行。宋已於一日午由桂飛抵滬，即登山晉謁蔣委員長報告此行經過。

又立法院於上月二十五日通過廿六年度國家普通歲出歲入總預算案，總數都為一·〇〇〇·六四九、四九六元，收支平衡，而於其中復列入建設事業專款七千萬元，更為歷年所製預算中之特色。

天津謠言繁興

平津社會，近來時有謠言，某方會散佈三

十二軍從豫北調冀省，商震調任冀察綏靖主任，二十九軍待命南調，種種流言，都非事實。一方面又派出大批漢奸，由冀東入平津，保安處，圖擾治安，當局已嚴密防備，關於平津冀察四省市籌備國選事，某方滿擬從中破壞，但因宋哲元態度嚴正，一切遵奉中央意旨辦理，亦莫可如何，宋氏現仍留故鄉樂陵，一方面避免日人之糾纏，一方面計劃二十九軍內部之整理，定中旬返平。外傳冀察行政機構，將有變更說，關係方面已認明不確，魯主席韓復榘，則定日內赴廬謁蔣委員長，報告該省政治近況。

長岳師管區擴大兵役宣傳 徵兵制度，為東西古今最良的軍制。我國自夏商周秦以及漢唐各代，世界則英美德義俄法日本各國，都採用這種制度。國家以強。唐季改行募兵制後，宋明相沿，迄於有清，國運日衰，每况愈下，及至海禁洞開以還，國勢凌夷，有加無已，國人多以為軍制不善，為其一因，倡導改行徵兵制度之議，今已四十餘年，清季并曾有此準備，而未實行，我國民政府為改善軍制，復興民族計，早經決定採用徵兵制度，遂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頒布兵役法，並定於廿五年三月一日施行，近來籌設就緒，業已在我湘省設立長岳師管區，永寶等四個師管區，開始實施。現長岳師管區籌設處長鄧南騷氏，為使人民了解征兵意義，以便推行兵役順利起見，特通令

所轄各縣市舉行擴大宣傳週，保安處並派員協助進行，飭各縣組織宣傳隊，切實向民衆勸導，以收宏效。查服兵役爲國民之基本義務，在訓政約法中，早有明文規定。再經這次深入民間之擴大宣傳，必能喚起其責任心，而踴躍應徵呢！

第一紡紗廠工潮平復之經過

湖南第一紡織廠全體工人，因不滿范新度，於上月二日實行罷工。省府以罷工爲違背法令，乃命令解散工會，重新登記工人，這實在是政府方面維護生產事業的苦心。後來省府又將廠長范新度更換，工人經各方調解，乃於十九日回廠。旋經中央民訓部特派委員伍仲衡會同省黨部毛特派員飛切實訓示後，工人接受命令，已於二十五日早六時正式入廠復工。關於復工後之整理問題，本月一日建設廳余廳長特邀集中央民訓部伍委員仲衡，實業部范委員壽臧，省黨部賴特派員璉，財政廳尹廳長任先，市黨部黃委員濟等，在建廳協商，同時并成立湖南第一紗織廠改進委員會，決定十二項辦法，計關於工人待遇者五項，對於工人，工作時間，工人教養娛樂等都有新的規定。建廳復訓令新任廠長蕭驥切實遵行，總算是工人福利的改進，此後希望廠方與工人一致在發展國營企業的原則下，共同努力！

長沙登隆街 宏濟堂藥號 呈請備案

大補人參精
補劑
新馳名補血富歸精
發名補血富歸精
明藥白帶斷根丹
附設補益食品部
電話二二四號

湖南鍊鉛廠 通告

本廠爐渣其品質與花崗石渣無異以之填築房屋地基或路基堅硬排水確有明效各界如需用上項爐渣望逕赴六鋪街本廠河邊自由取運可也

森濟醫院院長柳森嚴啓事

森嚴邇年東奔西走。醫院事務。多由家兄贈春主持。現森嚴已將一切外務擺脫。每日駐院應診。對於跌打傷科。以及內外喉眼皮膚癩痘各科。加聘醫生負責診治。並將掛號住院各費減輕。規定於後。
上午門診初診一角。複診五分。
午後出診普通一元。特別二元。住院普通四角。特別一元至二元。每逢星期一，三，五，送點牛痘。星期二，四，六，免費注射防疫針。
再本院特製萬應奇效藥酒。主治男女老幼風寒，濕痺，麻木不仁，筋骨疼痛，無不神效。發行以來。頗蒙各界贊許。如有外埠願意承辦。請來敝院接洽。
院址黨部西街 電話六二九號

長沙日新昌綢莊

夏季特訊
蘇杭滬漢最新出品
服料趁時備辦齊全
地點：八角亭
電話：六十六

面	全	半	四分之一
積	面	面	面
一期	十六元	八元	四元
三期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三十六期	四百元	二百元	百元

劉曉桑賣文

通信處：長沙上胡家花園四號皮培仁轉。

一來是文字應酬太忙，藉此可以畧示限制；二來是窮人吃飯和小孩讀書，藉此可以稍為救濟。新的舊的，散文韻文，一切唯命，值也公道得很。

黃鐵厂鐫印

鐵厂為海上金石名家，現歸長沙，寓黃泥街雙鴻里十六號鐵華齋，鐫印價廉物美。

劉曉桑葉寅亮丁子欽黃會甫介紹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曦光社

長沙上胡家花園四號

長沙上胡家花園四號

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同學會湖南分會

印刷者 長沙洞庭印務館

▲地址▼ 皇倉坪街

▲電話▼ 八九六號

分售者 各省市各大書局

價目表

期數	內國	外
一期	五分	八分
三期	一角二分	二角
三十六期	一元二角	二元
郵票加一成		